

東瀛十日行

鄭貞銘

出席世界和平教授會議記

第八屆世界和平教授會議，於本年七月廿三日至廿七日，在風光秀麗，景色宜人的日本富士山麓教育研究所舉行，筆者奉派與台大政治系教授袁頌西，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政大教授陳水逢，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朱少先，台大經濟系主任陳正澄，淡江副教授賴玉人等一起前往參加。

歷年來以中、日、韓教授為主幹的世界和平教授會議，去年在台北舉行，今年在日本，預定明年在大韓民國。今年出席會議的，仍以這三國教授為主，其中日本代表團陣容最為浩大，計卅三人，中華民國七人，大韓民國六人。此外，今年的特色之一，是邀請了許多其他國家代表與會，例如美國有代表六人，印尼三人，菲律賓二人，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紐西蘭、墨西哥各一人，因此在討論問題時，思慮更為週延，觀點更為普遍，但也因此意見不免紛歧。

太平洋時代及問題

今年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太平洋時代的來臨：該地區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及其後所面臨的各項問題之研討」。

大會何以選這麼個中心議題呢？這是由於當

前的時代，乃是歷經了一連串戲劇性以及快速變遷的影響，因此人類對於經由「一致的集體意念」來作為他們未來發展方向的指針，逐漸體認其重要性。

過去二百年裏，由於人類社會不斷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因此歷史學家及未來學家皆認為，人類現正處於歷史上另一次巨變時代的開始，同時還孕育出所謂超級工業時代的經濟及文化。

但，這種轉變可帶給人類的，究竟是禍？是福？是和平與繁榮？抑或戰爭與破壞？國際性的經濟體制會不會因受到能源短缺的壓力以及人口膨脹的牽制而趨向崩潰？這種種問題都是學者專家們所熱切關心的問題。

整個浩瀚的太平洋地區，由於受到現代科技的洗禮，彼此間的交往和依存關係，亦受到相當大的改變，因此許多學者覺察到：當前世局的焦點，已經逐漸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了。雖然本區內存在多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然而由於彼此加強交流的結果，反而產生了一種更具活力的文化體制。換言之，就是孕育出所謂「貫太平洋文化（「Trans-Pacific Culture」）」，這支文化，很可能會幫助本區內各國作進一步的合作與發展，使之成爲下一個世紀全球最具活力與創造力的地

區。

日本今後應走的路

當「太平洋時代」揭開序幕以後，日本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由於各方的意見與期望不同，因此連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或是能够作些什麼，本次會議的主辦國——日本因此邀請到代表本區內各個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專家，共聚一堂，以討論本區所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一方面告訴日本應該採取何種步驟，一方面幫助區內所有國家，瞭解它們未來的發展路線，從而更具信心的來面對未來的新世界。

我們從這次會議中所感覺欣喜的是：日本有識之士已經警覺到：日本在戰後所一味追求的經濟發展，雖因當時國際環境的良好，遂使它得以逐步發展，並獲得空前繁榮。但因此所帶來的副作用，却是值得引以爲憂的。

舉例說，在日本國內，由於「和平憲法」以及美國承擔日本安全的保證，已經引起了紛雜的爭執；許多大眾傳播媒介受左傾思想滲透的結果，造成國民心理上的偏失，此外，部分教育政策的錯誤，使得人民對於現實情況的轉變，缺乏一種透澈的了解，而使得日本人民對於生存問題、國家安全都懷抱懦弱的態度。

最令人担心的，也是日本今日最大的痛苦，不是由於人民忽略了價值觀念的重要，或是對於

「價值」觀念的看法有所紛歧而致，乃是在根本上日本人喪失了對生命意義的真正瞭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物質文明發展的太快，使得太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誤認物質的力量超過一切，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的力量。

因此，識者皆盼望日本今後的國家目標，應該要着眼於喚起國民對於這方面的重新體認，從而建立一個以自由為基礎的世界，糾正目前日本

人在言行上普遍呈現虛偽、偏差的毛病。

三組議題分別討論

籌備會為了達成上述討論的目標，除召開四次大會外，並分別召開兩次小組委員會，共分三組；此外，在晚間並舉行非正式的討論會，由出席代表自由參加，議題包括：「美國在太平洋亞洲地區外交政策之探討」、「自由社會中傳播媒介問題」以及「交互訓練方法之研究」等。



本文作者鄭貞銘教授（前排坐者）在世界和平教授會議會場留影。

三個小組委員會，分別討論文教、區域安全與經濟成長等問題。其中第一小組委員會討論「貫太平洋文化的產生；文化和教育的問題」；例如在形成「貫太平洋文化」時，大學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解決目前各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困擾的方法，許多學者並力促國際間各大學的合作，有的提出建議，希望成立一所國際大學，以竭盡其溝通之功能。

此外，第一小組並特別討論在「貫太平洋文化」的體系中，各國的傳統文化價值所具有的貢獻；以及重新審查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國價值的改變情形。

在第二小組委員會中，討論區域安全的問題。其中包括太平洋合作區域的遠景，面臨的問題，以及如何建立一項良好的全面性策略和合作體系，其中特別討論到日本應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它應肩負什麼職責。

在第三小組委員會中，討論經濟和社會的成長、發展和技術。其中包括太平洋區域內各國應該採取何種步驟來明確的建立太平洋社區的基礎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文化環境的雙邊關係等。

中國代表團的論文

中華民國代表團，針對三個小組委員會，共提出三篇論文。

在第一小組——文教小組中，筆者提出「加強亞洲文教交流」論文一篇。筆者強調，世界各國在二次大戰後，在促進其本國的教育及文化事業方面的不遺餘力，且成果豐碩，因此乃能孕育

出新的文化精神，宏揚固有文化特質和民族精神，並使得國民性情得以適當的陶冶。

不過，爲了增進彼此的友誼，促進相互的瞭解，文教工作者還應當在促進國際間的文教交流或合作上，作有計劃，有步驟的推動，因此，筆者除略述中華民國在促進國際文教工作上的努力外，並建議成立「泛亞洲」的洲際文教交流及發展促進組織，主動而積極的推展文化交流，發掘問題、交換心得、人才交換、蒐集資料、獎勵學術，以期共同促進亞洲國家的文教藝術發展。

同時，筆者期望日本文教界人士能起帶頭催生作用，發動民間企業界的雄厚財力，並促請日本政府的協助，以共同協力策進此一半官方組織。

中日韓的未來任務



出席世界和平教授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左起朱少先、黃得時、袁頌西、陳正澄、賴玉人、陳水逢、本文作者鄭貞銘。

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日本問題專家朱少先，在第二小組委員會中提出論文一篇，題名為「一九八〇年中日韓在東北亞的任務」。

朱教授指出，一九七〇年代的亞洲局勢是動盪不安，危機四伏。其中主要者如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周匪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同年九月日本與中共建交；繼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紐澳等承認中共爲政權，使整個亞洲反共團結，遭到瓦解，政治上一片混亂，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不僅使日本在經濟上受嚴重打擊，也使其他亞洲自由國家同時受到影響。

一九七五年，越高寮淪入共產鐵幕，使東南亞變色，東北亞局勢轉緊，去（一九七七）年卡特宣佈四、五年內撤退駐韓美軍，更使東北亞國家惶恐不安。目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及「日本與中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正在積極推進中，前者中共堅持「廢止中美防禦條約」，後者中共主張列入「反霸條款」，一旦美日兩國屈從中共條件，完成建交及締約，目前東北亞均勢，勢將遭到破壞，後果堪虞。因此，朱教授強調，在預見的一九八〇年代，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情勢，不僅無法緩和，且將較過去更爲嚴重，而其最大的威脅，是來自蘇聯、中共與北韓。

朱教授呼籲中日韓三國各自努力，相互支援，以求政治的安定、經濟的繁榮、軍力的強大，保持足夠抵禦共產侵略的能力。而「日美安保條約」、「美韓防禦條約」及「中美防禦條約」則是維持東北亞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因素

，缺一不可，必須盡力維護，並加強美國與中日、韓三國的協防關係。因爲要確保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及維護美國西太平洋防禦線的完整，美國必須信守對三國的條約承諾，提供堅決支持。

從經濟觀點看日本

在第三小組討論經濟和社會成長、發展和技術會議中，台大經濟系主任陳正澄教授提出一篇論文，他以經濟的觀點，對日本在一九八〇年代應扮演的角色，提出下列五點建議。

- 第一、日本的對外援助或貸款，應該是誠心誠意的，不應該附帶任何條件。
- 第二、日本的對外投資，不能祇顧本身的利益，而應該考慮到當地國的利益。
- 第三、日本在貿易方面的任何保護與獨占措施，都必須消除。
- 第四、日本的對外技術合作，應該着重於技術轉移，而非僅僅是技術服務。
- 第五、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間應扮演如同導師的角色。

中國學者的素描相

出席此次會議的七位中華民國代表，平日雖互爲仰慕，但經歷十天與會生活在一起，共同工作在一起，却還是第一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也都有不同的個性，但相處極爲愉快，這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旅程。

現年六十八歲的黃得時教授，早年留學在日

本，也生活在日本，工作在日本，可以說是國內極負盛名的一位日本問題專家。黃教授雖倚着拐杖，步履却極為敏捷，從也不落人後。在討論時，黃教授流利的日語，精闢的見解，尤其是激昂慷慨的態度，贏得了與會人士普遍的敬重。

黃教授年輕的心情可以從一件事充份流露：在惜別晚會中，在旅遊途中，他高唱着令人懷念的日本老情歌，哀怨動人，連日本籍教授都嘆為觀止，難怪一位隨車服務的日本青年說，黃教授年輕時在日本必然留有很多羅曼史，否則那裏記得這許多情歌！

我們的團長公推台大政治系教授袁頌西擔任，袁教授曾任教育部高教司長，對我國教育的發展與方向如數家珍，並極富見地。

在開幕與閉幕式中，袁教授都代表中華民國代表團致詞，詞意懇切、中肯，不愧是泱泱大國風範。廿七日上午，袁教授以團長身份，宴請全體代表團早餐，所以有人說領導人難為，勞怨不辭之外，還要私人掏腰包，真是一點都不錯。

在政大唸書時，被同學起外號為「水牛」的陳水逢教授，依舊不改其多年好習慣，每天清晨四點就起床，到附近散步；有一天清晨，他在離會場四英里的一根電線桿上，發現日共張貼的一張反對會議的反動標語，立即予以撕下毀去，義無反顧，其英勇精神與愛國情操，完全是出乎自然而令人欽佩。

陳教授曾在文化學院擔任日本研究所所長與東語系主任多年，桃李遍佈，而尤以日本地區為甚。同仁們看他與昔日徒生們談話，真誠懇摯，

或是鼓勵，或是勸導，都極為自然，難怪贏得同學們的真誠敬重。

朱少先教授，年雖六十四歲，但望之如五十許人，為人親切而態度自然，對後輩尤其愛護。

朱教授在日本可以說通行無阻，以其早年在早稻田大學攻讀，並在日本出席無數次會議，因此識得朋友極多；當正式會議結束後，他幾乎以大部分時間與友人交談，一位日本友人有意撰寫蔣經國總統傳，請朱教授提供資料，朱教授當即慨然應允。

陳正澄教授是代表團中的「語言能手」，他小時受過成年日本教育，因此日文甚通；由於他在德國留學，榮獲慕尼黑大學經濟學博士，因此德文精通，此外，英文也很來事，所以他的語文能力成為大家羨慕的對象，在會場中更是生龍活虎，贏得許多珍貴友誼。

在代表團中被稱為青年才俊的賴玉人副教授，是美國麻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在太平洋文化基金會任主任秘書，現年卅八歲。

賴教授有一副好嗓子，在惜別晚會中，唱了一段平劇，字正腔圓，令人側目，而他不時哼出的中國流行藝術歌，更令大家讚賞不已。

我國旅日人士概況

這次在日本期間，承蒙亞東關係協會代表馬樹禮、副代表林金莖款宴，也曾蒙日本僑領劉天祿盛情款待，大家對馬代表、林副代表為國事的辛勞，從心底裏起敬佩之意，而劉天祿先生更是熱忱相待，與人雖是初遇，却像多年老友，那一

片豪爽之情，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劉先生對留日學生照顧與愛護，更贏得普遍感激與愛戴。

筆者與陳水逢教授，曾於廿八日上午，以華岡教授的身份，由華岡留日同學會前會長沈文良、現會長吳英宗等陪同，到神奈川拜會孝道教團，代表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曉峯董事長對孝道教團對華岡同學的愛護與照顧，表示誠摯的謝意。

孝道教團對華岡留日同學極為照顧，以往贈每位同學每月五千日幣，現在則改贈給華岡留日同學會每個月十五萬日幣，一年達一百八十萬元，使華岡留日同學會成為留日學生團體中最積極，最活躍，也是最愛國的一個團體。

孝道教團總務部長加藤欣司很熱誠地接待我們，他並盛讚華岡學府在張曉峯先生的領導下所獲致的成就，尤其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文化學院更顯得十分活潑而具潛力。

在異地遇昔日師友，最為快樂。

華岡新聞系畢業同學陳長平特別請了一天假，陪我在東京參觀遊覽，中央社駐東京記者賴勝權兄兩度換乘地下鐵，到旅社來暢談，華岡政治系畢業生，現在政治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江義盛，以往在國內未曾相識，而此次竟犧牲假期，熱誠以助；此外，許世杰、鄧君曼、張義烈、陳福坡、黃金榜、陳鵬仁、李政義、陳麟達、胡憲民、李海天、李博文，無論新知與舊識，都給了代表團無數協助與招待，使得我們這一行，因此有個順利、愉快的旅程！

(六七、八、十五於正維軒)